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二角

圖 地 細 詳 城 京

一
幅

此圖最照新測量摹繪凡大街胡同無不詳載初至京師者手幅亦足爲此一幅亦之助指南

三
角

圖 路 鐵 漢 京

一
幅

京漢一線路
經數省交通
益便行旅日
繁此圖於各
站名用中西
文合璧西文
地名用赤色
華文用黑色
尤爲明顯醒
目每幅長英
尺三十七寸
闊二十二寸
並附行車時
刻表一紙以
備旅行中隨
時檢查之用

商務印書館發行部

四川 山東 湖北 湖南
江西 安徽 浙江

甲 布裱掛軸

一元五角

丙子年
彭套習墨

二
元三
角

以上七圖大小同式縱英尺四十寸橫五十四寸

寸橫五十二

校讎精細符號清楚彩印鮮明紙張光亮其餘各項圖書陸續出版

四川省安微山東

湖北

省明細全圖各一幅

每幅

此圖縱英尺三

六寸用數色套印

最爲醒目本館

最新測繪之圖數

十種參互摹繪

相製版以至印刷

皆覆校數十次

褐色尚有齒狀突

京湖南廣東各

不日出版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十二

宋

欽宗皇帝

〔午丙〕靖康元年。

金太宗完顏晟天會四年。是年正月以後依東晉例。金國用分注紀年。

春正月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

自金師日逼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當日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

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渡河。

金斡喇布破相濬二州。

先是李都至源府斡喇布欲

岸金將達呼布

金史作洪郭達呼布世居錫馨水。按達呼布舊作迪古。補又作敵古本洪郭舊作黃摶錫馨舊作星顯今並改。

奄至方平奔潰。

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帥

兵二萬退保滑州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

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

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破滑州何灌奔還。

竇王黼于永州賜李彥死並籍其家放朱勔歸田里黼至雍邱盜殺之。

王黼庸妄誤已不容況當時則誅罪

事急則掣
自當逮捕
以肆諸市
朝爲負恩
大臣休戚
與其之誼
怙寵驟貨
李以逃豈
不忠者戒
僅予貶謫
旣罰不蔽
辜及函首
雍邱猶託
言盜殺欲
曲全馭下
之體欽宗
之不足有
以覩即此
可矣

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昌本名山字質遠撫州臨川人昌遣武士躡及于雍邱南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卽位難于誅大臣託言爲盜所殺彥

賜死。並籍其家，勔放歸田里。

勣以花石取媚。流毒州郡者踰二十年。積官至甯遠軍節度使。居蘇州。公肆掊克。其園池擬禁裏。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輓刺史郡守。多出其門。委人穢夫。僕門奴事。時謂東南小朝廷。上內侍進見。不避宮闈。一門盡爲顯官。驕僕亦至金紫。天下爲

之扼腕。至是凡由
勔得官者皆罷。

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

本潤州宋升爲府今隸江南

帝聞幹喇布濟河卽下詔親征

以蔡攸爲太上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奉上皇東行以避敵.庚午上皇如亳州.于是百官多潛遁.初童貫在陝西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爲親軍環列第舍.及自太原還京適上皇南幸貫卽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而踣者百餘人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爲自全之計上皇尋至鎮江

以李綱爲尙書右丞東京留守兼親征行營使京師戒嚴。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曰：時中謂京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

將爲中意一材豈可禦之。難擊難中，中庸亦以悔無綱。
行難擊難，中庸乃知對中。二綱漫慨亦以請何父且以侮無綱。
之能臣私日宜危債地欲人由其能之不爲時行難擊難，中庸乃知對中。
議免此綱好復論事以置故心盡尚庸。二綱漫慨亦以請何父且以侮無綱。
矣責則固惡參將然觀之不嫉職欲懦人甯彥以請何父且以侮無綱。
備不純之平不時其死覺二蓋冀無人甯彥以請何父且以侮無綱。

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尙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爲帝力陳不可去之義，會內侍奏中官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疏虞。」綱惶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明日，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而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乃命綱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

金斡喇布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帛與之，遣康王構及張邦昌邦昌時爲少宰往爲質。癸酉，斡喇布軍抵汴城，據車驅岡。在開封府祥符縣西北宋時有天驅監爲養馬之所。帝召羣臣議之。李邦彥邦彥時爲太宰力請割地求

和李綱以爲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字頤道，彭城人。防禦使高世則字仲貽，遼裕從孫。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

攻宣澤門。

汴河上北面水門名。

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甲戌，孝民入見，問納張穀事，令執送童貫譚楨，詹度且曰：「上皇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棁棁時同知樞密院。綱曰：安

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棁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棁使金軍。棁至，斡離布謂

布盛兵南向坐，棁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斡離布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爲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因出事目一紙付棁，遺還。棁等唯唯，不敢措一言。乙亥，棁與金使蕭三寶努舊作三寶奴，今改。耶律忠、王汭等偕來。續綱目作丙子，棁至與宋史不合。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是日，金人

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首數千。

世于之解夕盟乎强不以則若亦之集待其李抗度宗金固以之知亦見微下千金何天遷逼于而苟割顏猶死徇竟未戰爲援議綱則力是幣不相多則甯及獨且萬幣其下貽五青仍延地稱愈社大不可成背兵盟言當尙時也專難特需不金李不竭數怯後笑國城無旦請姓于稷義能知敗城四以緩從能自欽在意舉索之將綱足天逾

級何灌力戰而死。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丙子，帝乃避殿減膳括借

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

立國。至于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

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尙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

錢塘人。元用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字元用以誓書先往。並持三

鑑地圖示之庚辰以張邦昌爲計諭使奉康王精往金軍爲質以求和
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
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濠自午至夜始達金營

大掠于城下。忠以京西募兵適至，擊金人敗之于順天門外。金師遂收斂爲一西路稍通援兵得達。

統制官馬忠敗金人于順天門。據

續綱目作都統制馬忠孝。馬忠宋史欽宗紀作統制官种師道傳作偏將。非都統制也。今改書

金游騎

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如金尼瑪哈軍種師道帥師入援。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師道至洛。聞斡喇布已屯東城下。或止師道。言敵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敵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赴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母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頽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俟彼惰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以楊時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時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童貫爲三路大帥。棄軍逃歸。

朝廷置之不罪。故梁方平之徒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不忠之戒。自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遂有是命。

貶梁師成爲彰化節度副使尋賜死。初王黼嘗爲鄆王楷陰畫奪宗之計。前事具師成力保護太子得不動搖及上皇東幸嬖臣多從以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旣疏其罪惡布衣張炳亦以爲言遂貶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行一日追殺之。

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皆素爲山西巨室。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云士不得速

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丁酉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斡喇布。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斡喇布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幕天坡。在祥符縣西。以神臂弓督類能射二百四十步。射却之。師道復言。刦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

罷李綱以謝金人。斡喇布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爲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汭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使。時宇文虛中聞汴圍急。馳歸。收合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邈。字彥思。臨江軍清江人。領之。令駐于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縋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辨。刦營非朝廷意。大臣

所謂既不能令又不
亡之勢必不

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詔以綱爲尙書右丞京城防禦使 東等
千餘人上書于宣德門

略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

李邦彥白時

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竊恐虜兵南向大梁不可得陛下將子何地而奠宗社邪邦彥等不爲國家長久之計又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李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于流涕咸謂不日爲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廢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閫外付種師道宗廟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

書奏軍民不期

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得免
吳敏傳宣令退衆莫肯去搥壞登聞鼓喧呼動地殿帥王宗澣恐生變
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于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
綱後期衆鬪而磔之並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蜀人麾之不退
帝顧戶部尙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始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
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趣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
衆塞簾視之曰果我公也乃相摩聲喏而散

明日詔誅士民殺內侍爲首者禁伏閼上書王時雍欲盡置太學諸生于獄人

人惴恐會朝廷用楊時爲祭酒遣聶昌詣學宣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謠奏東爲太學錄東力辭以歸

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

廢苑固宮觀可以與民者。

更以肅王樞上皇子第爲質于金。康王構還。宇文虛中冒鋒鏑至金營。露坐風埃。自已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之。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金幕府。見斡喇布辭語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王汎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綱並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騾馬之類。且欲御筆書定三鎮界。方退軍。明日帝命肅王往代質。康王張邦昌還。

詔割三鎮地以畀金。金斡喇布引兵北去。京師解嚴。初。金人圍城。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卻。至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斡喇布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字舜圖。希折之子。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

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害民之事。一切寢罷。復罷宰執。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

李邦彥免以張邦昌爲太宰。吳敏爲少宰。李綱知樞密院事。耿南仲。李悅爲尙書左右丞。邦彥罷。不旬日。吳敏請復起爲太宰。人皆駭愕。言者

交論之乃出知鄧州

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將折彥質

字中古可
適之子

以兵入援

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將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斡喇布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境勿輕動以啓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

种師道罷

中丞許翰字核襄邑人

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

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宣帝用趙充國之老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師道智慮未衰雖老可用也帝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追擊之帝亦不聽

以楊時兼國子監祭酒

時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學生留李綱种師

道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因召對時言諸生忠于朝廷非有他意但擇

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遂用之

金尼瑪哈入威勝軍

前見破隆德府

宋置今山西潞安府是

尼瑪哈攻太原悉破諸

其此措可耳自笑促若舉釁使釁追之集勤賂深說將李矢未于
乎人而擊豈而王則遣何戒三追綱加敢出汗以境以
亡宋則拘縱挑大兵又恃邀瑪敵已之諸即一從至于
益非執怒大兵哈釁深說將李矢未于

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于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斡喇布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尼瑪哈怒。乃分兵趨汴京。折可求。劉光世軍皆爲所敗。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南關在沁州武鄉縣西北。北關在太原府祁縣東。兩關相接號南北關路。甚險隘。尼瑪哈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既過知威勝軍李植以城降。遂攻下隆德府。知府張確字守固。邵州宜祿人。死之。進屯澤州。既而尼瑪哈還雲中。留尼楚赫圖太原。

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南關在沁州武鄉縣西北。北關在太原府祁縣東。兩關相接號南北關。路甚險隘。尼瑪哈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既過，知威勝軍李植以城降，遂攻下隆德府。知府張確字守固，邢州宜祿人。死之，進屯澤州。既而尼瑪哈還雲中，留尼楚赫闐太原。

其使而不與尼瑪哈怒乃分兵趨汴京折可求劉光世軍皆爲所敗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南關在沁州武鄉縣西北北關在太原府祁縣東兩關相接號南北關路甚險隘尼瑪哈歎曰

字守固，邢州宜縣人。死之進屯澤州。既而尼瑪哈還雲中。留尼楚赫園太原。

上皇行以陳東言貶之梁方平尋亦伏誅

以聶昌爲東南發運使未行而罷。初上皇南幸童貫高俅朝以殿前都指揮字里無考。徽宗

使加太尉。進閑府儀同三司。後欽宗誅。謫諸奸。僥已死。詔追奪其官。事在本年七月。

等門

以兵扈從既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

使加太尉進開府儀同三司後欽宗誅謫諸奸僞已死詔追奪其官事在本年七月等以兵扈從既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
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爲變朝議以聶昌爲發運使往圖
之李綱曰使昌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
挾太上于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聶昌之行請于
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

三月張邦昌李棁免以徐處仁爲太宰唐恪爲中書侍郎何㮚爲尚書右

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

帝召處仁問割三鎮是否處仁言不當棄與吳

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

時處仁已拜中書侍郎

會議者以張邦昌私于敵故尼瑪哈

復至社稷之賊也遂與李悅並罷而拜處仁太宰時進見者多論宣和間事唐恪言于帝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之心哉京攸貫繩之徒既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太上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爲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

言者又論字文

盧中議和之
謂出知青州

詔种師道屯滑州姚古种師中援三鎮古復隆德府威勝軍師中追斡喇布至北鄙而還 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尼瑪哈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元主和議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于是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諭使駐滑州姚古爲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師道實無兵自隨乃請合關中謂關河謂兩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渡河上言尼瑪哈至澤州臣

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可幹喇布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喇布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

詔李綱迎太上皇帝于南京時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于鎮江人情危駭既而太上皇后先還或謂后將由端門直入禁中內侍輩頗勸帝嚴備帝不從既而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往具道皇帝聖孝思慕請陛下早還京師太上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綱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彊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爲子弟者何所逃其責邪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

夏四月夏人陷天德雲內諸城金人襲取之先是尼瑪哈遣薩滿

舊作撒
今改

後仿

使夏許割天德雲內金肅

見前

河清

遼興金肅州同置

四軍及武州等

八館

方輿紀要。在廢武州界。遂置館舍于此因名。

之地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夏人遂由金肅河

清渡河取天德雲內

武州河東八館之地。因攻鎮威城。

方輿紀要在朔州西南宋初興遼分界處

兵馬監押朱昭

字彥明。州府谷人。

力戰而敗乃盡殺其妻子納尸井中復帥士搏

戰死之城遂陷既而金將固新

續綱目作果伸。考金史希尹傳無此事今從宋史夏國傳閭新舊作兀室今改後仿此。

以數萬騎

陽爲出獵掩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

夏人請和金人報其使

太上皇至京師

太上將至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

車駕乃進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

自誠明推之可至于堯舜自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

乃闇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右司諫陳公輔

字國佐。台州臨海人。

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

乃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辨因求去帝不允

立子謙爲皇太子

詔吏部考覈濫賞

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勔之應奉童貫譚楨等西北之師孟昌齡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改幣又